

王静安先生 著

靳德峻 笺证

蒲 晋 补笺

人间词话



王静安先生 著

人间词话

靳德峻 笺证

蒲 菁 补笺

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·成都

责任编辑：张晓谷
封面设计：高中成
封面题字：陈希仲

人 间 词 话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(成都盐道街三号)

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6 印张2.5 插页4 字数43千
1981年9月第一版 1981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400册

书号：10118·440

定价：0.29元

戚序

词者，曲子词之省称。其乐则燕乐二十八调，其体则肇自盛唐，初为民间歌谣，即《云谣集》杂曲子是也。中唐之世，刘、白试作，寥寥短章，体格未备。及晚唐五季，作手实繁，《握兰》、《金荃》，哀然成帙。降而两宋，此体大盛，苏、辛为豪放之祖，周、秦开婉约之宗，轶先越后，蔚为绝学；而论词之书，亦推宋人最精。张玉田《词源》二卷，艺林推重，珍逾南金，其书精研律吕，剖析毫芒，后人继作，万难企及；惟论词之处，则支离殊少条贯，且门户太狭，专主清空，失之偏宕。厥后元、明二代，若陆辅《词旨》、杨升菴《词品》外，作者尚众；然皆疏略，少所发明。清人论述，《白雨斋》及《蕙风词话》，最为时人推重。然求其推究文心，尽极精微，且本末赅备，条贯厘然者，

海宁王氏《人间词话》一编，尤有所长，论词主境界，不为虚无要渺之谈。其书旧有注本；然而诠释弗精，义蕴不显。于是成都蒲仲山先生为之补笺，取王氏之说而引申之，诠释详尽，妙达词心，斯实艺苑之南针，匪特有功王氏一家之书也。惟海宁治词，功力悉在小令，故《词话》之作，于南宋诸家深致诋诃。然俞仲荪云：“唐诗三变愈下。”宋词殊不然，欧、苏、秦、黄，足当高、岑、王、李，南渡以后，矫矫陡健，即不得称中宋晚宋也。尝试论之：梅溪思路雋爽，用笔轻灵，快剪风樯，了无滞迹，持救平钝之病，诚为良剂。梦窗以丽赡之才，吐沉雄之思，其开阖顿挫，潜气内转，正与美成同法。草窗、玉田，功力并胜，且身茹亡国之痛，凄怆悲吟，不能自己，其词《一萼红·登蓬莱阁》、《高阳臺·西湖春感》，类有寄托，非同泛响。今一例抹煞，诋为乡愿，平情而论，实失之苛。至于《清真》一集，极沈郁顿挫之观，两宋之世，一人而已。王氏少之。及后更著《清真先生遗事》，乃尽反前说，殆亦悔其少作。今备论其得失如此，俾读斯编者知所去取云尔。宿迂戚法仁序

原笺凡例

凡原书征引诗词，均录其全首以便参阅，其太长者则仅标其出处。

凡原书所引人名，均略著其姓氏、号别、籍贯等，其著作之有关文学者，亦略及焉。

凡原书所引书名，均著其作者及卷数等，并稍涉内容。

凡书中所引，有与原书不合者，亦略为疏通而辩明之。

人间词话补笺

成都仲山蒲 菁补笺

词以境界为最上。有境界，则自成高格，自有名句。五代、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。

【补 笺】词者父诗而子曲。（《词论》李笠翁曰：“上不似诗，下不类曲。”谭献跋冯煦词曰：“上不侵诗，下不堕曲。”）故先生是书，首以词与诗并举，末以词与曲并举。《艺苑卮言》：“‘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’；‘青鸟不传云外信，丁香空结雨中愁’；‘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’，非律诗俊语乎？然是天成一段词也，著诗不得。”不知‘无可’二句，

元献又以之入于诗矣。元人乐府亦喜入诗。如马九皋《塞鸿秋》云：“凌歊臺畔黄山铺，是三千歌舞亡家处。

（‘三千歌舞’亦暗用许浑诗句。）望父山下乌江渡，是八千子弟思乡去。江东日暮云，渭北春天树。青山太白坟如故。”诎不佳耶？

【补 笺】近三百年来说诗者，王士禛之神韵说，屈复之寄託说，赵执信之声调说，翁方纲之肌理说，沈德潜之格调说，袁枚之性灵说，舒位之才气说，而先生则持境界说也。

【补 笺】先生论词，以五代、北宋为独绝。揆以清人之说：徐钊《词苑丛谈》虽未明言所宗，而朝鲜仇元吉贻诗云：“中朝携得菊庄词，读罢烟霞照海湄，北宋风流何处是，一声铁笛起相思。”亦可知其志趣矣。此与先生不同之同也。毛奇龄《西河词话》以辛弃疾、蒋捷为别调。此与先生不同也。朱彝尊《词综·提要》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，慢词则取南渡。此与先生有同有不同也。陈维崧《迦陵集》谓当步武苏、辛，

以五代、北宋为归。此与先生同也。张惠言《词选》、周济《四家词选》、戈载《宋七家词》、冯煦《六十一家词选》，多与先生同者也。要之诸家之说，先生偶及之，先生之说，则诸家所未梦见也。

有造境，有写境，此“理想”与“写实”二派之所由分。然二者颇难分别，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，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。

【补 笺】《诗·东山》：“果臝之实，亦施于宇。”理想也，如写境。《采薇》：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。”写实也，如造境。至于《楚辞·湘夫人》起云：“帝子降兮北渚，目眇眇兮愁予。嫋嫋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。”《山鬼》起云：“若有人兮山之阿，被薜荔兮带女萝，既含睇兮又宜笑，子慕予兮善窈窕。”俱著予字。不知其为造境耶？写境耶？有我之境耶？无我之境耶？

有有我之境，有无我之境。“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“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”有我之境也；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”“寒波澹澹起，白鸟悠悠下。”无我之境也。有我之境，以我观物，故物皆著我之色彩。无我之境，以物观物，故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。古人为词，写有我之境者为多。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，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。

【原 笺】 欧阳修《蝶恋花》：“庭院深深深几许？杨柳堆烟，帘幙无重数。玉勒雕鞍游冶处，楼高不见章臺路。雨横风狂三月暮，门掩黄昏，无计留春住。泪眼问花花不语，乱红飞过秋千去。”修字永叔，号醉翁，又号六一居士，宋庐陵人。有《六一词》及《六一诗话》行世。（补笺）传见《宋史》卷三百十九。《六一词》有毛刻《宋六十家词》本。

【原 笺】 秦观《踏莎行》：“雾失楼臺，月

迷津渡，桃源望断无寻处。可堪孤馆闭春寒，杜鹃声里斜阳暮。驿寄梅花，鱼传尺素，砌成此恨无重数！郴江幸自绕郴山，为谁流下潇湘去？”观字少游，初字太虚，号淮海，宋高邮人。有《淮海词》三卷行世。（补笺）传见《宋史》一百四十四文苑传。《淮海居士长短句》三卷有强村丛书本。

【原 笺】陶渊明《饮酒》诗第四首云：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，问君何能尔？心远地自偏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”渊明字元亮，或云名潜，字渊明，后世称靖节先生，晋浔阳柴桑人。有集。

【原 笺】元好问《颖亭留别》诗：“故人重分携，临流驻归驾。乾坤展清眺，万景若相藉：北风三日雪，太素秉元化；九山郁峥嵘，了不受陵跨；寒波澹澹起，白鸟悠悠下。怀归人自急，物态本闲暇，壶觞负吟啸，尘土足悲咤。回首亭中人，平林乱如麻。”好问字裕之，号遗山，金太原人，有《遗

山乐府》 -

无我之境，人惟于静中得之；有我之境，由于动之静时得之。故一优美，一宏壮也。

【补 笺】 淮海诗：“风定小轩无落叶，青虫相对吐秋丝。”是得之静中。我静而物亦静。东坡诗：“捲地风来忽吹散，望湖楼下水如天。”是得之动中。我动而物亦动。但静中有动，否则死象；动中有静，否则病态也。知神藏于静，精出于动二语。（东坡）至为探本。

自然中之物，互相关系，互相限制。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，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。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。又虽如何虚构之境，其材料必取之于自然，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。故虽理想家亦写家也。

【补 笺】 古诗：“浮云蔽白日，游子不顾

返。”小谢诗：“大江流日夜，客心悲未央。”外物属自然，内物属人，若有为之过渡者。故曰互相关系，互相限制。及其写于文学也，外物内物之间，不著一字。故曰遗其关系限制之处。

境非独谓景物也，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。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，谓之有境界。否则谓之无境界。

【补 笺】参考司空图《诗品》，袁枚《续诗品》，马荣祖《文颂》，因三家说多涉象征。

【补 笺】《蕙风词话》：“词境以深静为至。韩持国《胡捣练令》过拍云：‘燕子渐归春悄，帘幙垂清晓。’境至静矣，而此中有人，如隔蓬山，思之思之，遂由静而见深。盖写境与言情，非二事也，善言情者，但写境而情在其中。此等境界，唯北宋词人往往有之。”此可备一格。

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着一“闹”字而境界全出；“云破月来花弄影”，着一“弄”字而境界全出矣。

【原 笺】宋祁《玉楼春》：“东城渐觉春光好，澹荡波纹迎客棹。绿杨烟外晓寒轻，红杏枝头春意闹。 浮生长恨欢娱少，肯爱千金轻一笑？为君持酒劝斜阳，且向花前留晚照。”祁字子京，卒谥景文，宋安州安陆人。有《出麾小集》及《西州猿稿》。（补笺）传见《宋史》卷二百八十四。

【原 笺】张先《天仙子》：“水调数声持酒听，午醉醒来愁未醒，送春归去几时回？临晚镜，伤流景，往事悠悠空记省。 沙上并禽池上暝，云破月来花弄影。重重翠幕密遮灯，风不定，人初静，明日落红应满径。”先字子野，宋乌程人。有词一卷行世。（补笺）事略见《词人姓氏录》。《张子野词》有知不足斋丛书本。

【补 笺】《遁斋闲览》：“张子野郎中以乐

章擅名一时。宋子京尚书奇其才，先往见之。遣将命者谓曰：‘尚书欲见云破月来花弄影郎中。’子野屏后呼曰：‘得非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乎？’可知人人心中有此境界，先生一语喝破。

境界有大小，不以是而分优劣。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”，何遽不若“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”？“宝帘闲挂小银钩”，何遽不若“雾失楼台，月迷津渡”也？

【原笺】杜甫《水槛遣心》：“去郭轩楹敞，无村眺望赊。澄江平少岸，幽树晚多花。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。城中十万户，此地两三家。”杜甫唐人，字子美。本居襄阳，后徙河南巩县。有集六十卷。

【原笺】杜甫《后出塞》二首：“朝进东门营，暮上河阳桥。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。平沙列万幕，部伍各见招，中天悬明月，令严夜寂寥，悲笳数声

动，壮士惨不骄。借问大将谁？恐是霍嫖姚。”

【原 笺】秦观《浣溪沙》：“漠漠轻寒上小楼，晚莺无赖似穷秋，淡烟流水画屏幽。自在飞花轻似梦，无边丝雨细如愁，宝帘闲挂小银钩。”

严沧浪《诗话》谓“盛唐诸公唯在兴趣，羚羊挂角，无迹可求。故其妙处，透澈玲珑，不可凑拍，如空中之音，相中之色，水中之影，镜中之象，言有尽而意无穷。”余谓北宋以前之词亦复如是。然沧浪所谓兴趣，阮亭所谓神韵，犹不过道其面目，不若鄙人拈出“境界”二字为探其本也。

【原 笺】宋严羽字仪卿，一字丹丘，自号沧浪逋客，邵武人。有《沧浪诗话》及《沧浪诗集》。

【补 笺】《沧浪诗话》：“诗之法有五，曰兴趣，曰音节，曰体制，曰格力，曰气象。”又曰：“论诗如论禅，禅道唯在妙悟，诗道亦在妙悟。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。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

者，一味妙悟故也。唯悟乃为当行，乃为本色。”余意先生当举妙悟，唯妙悟能兼五者。

【原 笺】清王士禛字贻上，号阮亭，别号渔洋山人，山东新城人。有集行世。（补笺）郑方坤《清诗家小传》：“盖自来论诗者，或尚风格，或矜才调，或崇法律，而士禛独标神韵。神韵得而风格、才调数者悉举诸此矣。”

太白纯以气象胜，“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”寥寥八字，遂关千古登临之口。后世唯范文正之《渔家傲》，夏英公之《喜迁莺》，差足继武，然气象已不逮矣。

【原 笺】李白《忆秦娥》：“箫声咽，秦娥梦断秦楼月。秦楼月，年年柳色，灞陵伤别！乐游原上清秋节，咸阳古道音尘绝。音尘绝，西风残照，汉家陵阙。”按此词非出太白，乃晚唐人所依托，前人论之颇详，此沿误未暇改也。李太白名白，号青莲居士。唐陇